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二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_臣蔣翰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學餘堂文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

國朝施閏章撰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江西布政司叅議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侍讀王士禎選感舊

山木二集所錄閨章詩最多又取其五言近體八十二聯為摘句圖見所撰池北偶談中閨章嘗語士禎門人洪昇曰爾師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吾詩如作室者鉅甍木石一就平地築起士禎亦記於居易錄平心而論士禎詩自然高妙固非閨章所及而末學沿其餘波多成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能超悟非拘

守繩墨者所及朱則篤實操修由積學而漸
進然陸學惟陸能為之楊簡以下一傳而為
禪矣朱學數傳尚有典型則虛悟實修之別
也閨章所論或亦微有所諷寓規於頌歟其
蝮齋詩話有曰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課治
經史徒取助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為詩人鍼
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子叫號者
粗人窘瘁者淺癡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

眼識者見之直一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
有物觀其持論其宗旨可睹矣古文亦摹仿
歐曾不失矩度然視其詩品則少亞魏禧為
作集序乃置其詩而盛許其文非篤論也外
集二卷一為硯林拾遺乃奉使廣東時記所
見端溪石品一為試院冰淵則歷年典試所
作序文及條約今附存之又有別集四卷其
二卷為蠺齋詩話二卷為矩齋襍記詩話瑕

瑜叅半襟記則小說家言今析出別著錄焉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
墀

學餘堂集原序

士大夫之能詩古文者數百年以來於今為盛予最愛
吳門汪戶部宣城施愚山先生之文其他卓犖竒偉指
不勝屈今天下文患才多二家獨剷除一切浮腐之言
而左規右矩與古人不失尺寸此其所以難能也歲己
未施先生自京師以書來郵其詩及傳記諸作屬予論
定而序之予於先生舊為部民未嘗一請見今定先生
文盡吾意所欲道若吾於易堂諸子儕輩相晨夕者之

所為蓋先生學聖賢之道日久心虛平而氣下方孜孜
欲寡其過使人輕千里而告以善況區區文章之間乎
予病廢三十餘年不敢懷一刺一啟事於貴人獨往好
戶部文欲有所商確先之以書而世不察也以為相訾
議然頗尋繹是書縱橫凌厲有求勝於人之氣自恨生
不學道不能自克其名勝之私以五十無聞之年蹈少
年喜事之習今將破焚其版然而悔已不可追矣先生
詩文原本道義無自矜厲之氣其譽人也無過情之詞

網繆往復亦未嘗自過其情所稱有道者之言非耶予
內媿而白汗交下者蓋往往而然然先生文意朴氣靜
初讀之若未嘗有所驚動於人細尋繹之則意味深長
詳復而不厭文章瑰偉之士退然不敢踐其藩籬間為
議論若不得已而出而終不欲馳騁張皇自傷其體法
蓋才多之文先生非不能為而不為之而未嘗不可以
想見其才此則愚山氏之文而非他人之為文者也先
生詩古節雅音得風人之性情海內士久服習而論定

之無待予不知言者之揚厲已予既甲乙先生文以歸
因道所私見質先生若夫弁諸集首則何敢寧都易堂

魏禧撰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一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賦

璿璣玉衡賦

有序

益聞載物敷仁德莫厚於配地膺圖永祚功莫崇於
敬天故上古聖皇首出夙推亶聰之哲鴻濛初剖早
竭仰觀之思益神明與造物同符而耳目與化工合

撰然於穆之體以象而克彰欽若之心因器而悉察
自羲軒在御分晝夜以清寧及姚唐授時定支干以
甲子有虞制作久備璣衡肇詳上以齊七政之運行
爛星雲於眉睫下以資庶彙之蕃息叙人物於雍熙
自非聖人其孰知之我

皇上出震乘乾登三邁五郊祀而盥薦必親齊居而旦
明罔懈恩肥土域道格蒼穹猶復廣徵俊良稍備采
擇以璿璣玉衡

命賦伏見敬

天勤民至意

臣上慚

宸眷內赉管窺敢稽首頓首而賦之其詞曰

維帝載之默運泯聲臭以難名既高下以定位紛散殊以流形嬗神功以闔闢妙旋轉於不停固清寧之合撰乃天施而地生伊積氣之上浮亶羣陽之至精風雨露雷司其教舒歛溫肅推其序蘊之則冥美利於不言見之則粲星辰以衆著或隨躔度以迅行或守次舍而若

住或象九野而區分或拱辰樞而環聚亘終古其如斯
夫誰得而知其故爾乃二曜周天五行列次象緯由之
錯綜祥祲由以徵異章亥不能施其步算保章無所容
其巧智苟測景於自然良坐照其位置爰有天挺至聖
志氣如神仰觀極目理矚無垠三辰七曜既羅於胸臆
遲速順逆洞燭其紛綸乃殫精畢慮制器以當懸象綴
珠刻玉造儀以繪紫氛璣為圓景而穹窿於焉曲肖衡
為橫管而日星於以爛陳由是命官則羲仲和仲分其

任測晷則朝夕賓餞敬其時由璣以列其全則雖圓如
欹蓋而圖之不出指掌由衡以測其詳則雖繁於散珠
而窺之炯若察眉斗杓東而勾芒御春識農事之攸始
微垣耀而文武協翼知皇極之咸歸其後言天之家有
三而宣夜無傳不足以窮蘊奧周髀之說雖晰而渾天
儀立遂莫出其範圍要以七政既齊而庶績皆底非徒
求之天象也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呼吸可以上通
精神捷於孚格雨暘時若稽於洪範之書卿雲載歌颺

自虞姚之冊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聖王每用以省袞職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古帝本之以承天則他若泰階平
則上理丕奏奎井聚則賢才彙征天倉顯而歲豐黍稷
櫟槍晦而世偃甲兵皆有感而胥應信庶徵之分明故
三言近仁熒惑退舍而恐後以民為天管氏昌言於齊
后董子對天人以陳王道春秋書灾異以警休咎既協
極於維皇固知純嘏之輻輳

粵江賦

壬辰暮春奉使西粵將下灘水汎蒼梧時嶺南甫定
所在榛莽心懸萬里勢異三江行而不息遂浮漲海
爰抒情託翰以粵江命篇事不期詳聊書即目辭不
競侈略紀荒隅若曰揚元虛之清波鼓景純之洪沫
此則平子為之絕倒士龍需以覆瓿云爾

頻余轡兮桂嶺鼓余柁兮灘江維此流之瀚沛實分源
於沅湘鑿靈渠而曲注滙猛洞以沅瀆豈天地之鍾崇
抑河伯之流殃南連交趾北控漢陽西毗巫峽東浴扶

桑神禹望淵而卻步桑欽輟翰而徬徨險隘劣於容舫
茲激騰於飛矢疊羊腸以為崖紛犬牙之錯峙橫磯截
而若斷積峽閉而還啟瞻前後其不屬洵眩目而駭耳
於時青陽弭節朱明發輶瘴雲釀厲炎風煽愁入舟若
甕披締勝裘雖漣漪而樂飢曾不可以久留聊翹首以
遐矚託乘槎以寫憂若夫夾岸層崑詭形不若或上方
而下圓或踵銳而頂縮此乍騰而旋倚彼奮飛而中落
為杵臼之參差為刀劍之岑嶺渺烟雲之旖旎森虎豹

之相搏雲竇官其洪深洞門間其寥廓亶魑魅之窟宇
江妃之所磅礴若夫石壁百仞的爍玲瓏蟲鳥繪繡風
雨磨礧皎潔則玉屏失素渥丹則晨霞奪紅盼盼若鬚
眉之刻畫纍纍懸鐘鼓之肅雍俯墜而成飲猿仰躍而
作飛熊日曜珊瑚之圃潭澄珠貝之宮湛縹青與結綠
與雲水相菁蔥良綺麗而難忘亦愀愴而動容爾乃急
湫危灘星羅電逐倍疾藜之糾蔓驅地軸以反覆龍首
乍昂鰲背潛伏雷劈聲訇黃牛吼瀑

雷劈黃牛
並難名

貫舳艫

於一綫汙盤渦於千曲石礧礧而相飀水噉噉而自哭
蝮蛇噴氣以成霧鰐魚張口以伺肉苟失路於秋毫將
永逝而不復其草木則鬱金馥烈冶葛蔓延菓鏤人面
樹號鉤緣地羅錦燦斷續藤牽楓人椰子筋竹木棉桂
緣岡以挺翠榕抱石以連蜷問枕榔於密谷窠蒟萋於
崇山草吉利以祛毒竹輪困而為船上林絕種本草遺
編其鳥獸則豺狼疊跡兕狄交衢林潛犀象原臥腐鼯
猩猩躑躅鼯鼯笑呼糖牛舐舌飛虎餐膚錦雞孔雀倒

掛提壺憐彩翰之鵙鵙憎南飛之鷓鴣彼吉了與鸚鵡
豈言語之與人殊何託體於嶺表寄翩翾之微軀羨羽
族之有口哀人生之鬱紆爾其乘迅流之逸駭命蘭楫
之駘蕩語未終而岸移瞬方迎而境往駕飛廉而奔駝
驟虬螭而懽悅至於緣磯升舫濡裳引纜瀨急篙摧裝
傾水濺舟人屈蠖而叫號若哀鴻之悲彈方杲杲而日
出鬱炎炎以沸湯黿負沙以出曝鮫跳波而驚翔忽淫
淫而滂沛雲慘慘以晝昏木樓樓兮肌粟水淙淙兮山

奔迷帆檣其失影悵天地之何存歎陰霽之回互愆四
序之寒暄訪溪蠻兮島夷問江亭兮水驛敗瓦頽碑梯
崩徑坼或卉服而鳥言亦巢山而栖石渺乎若行蟻之
上枯梨梢兮若蝸牛之廬絕壁於是有漢將南征戈船
竹舸馮夷出鬪鯨人並坐馬飲流而駭毒士解甲而就
裸馳羽檄而逡巡仰跼鵞之前墮亦有宦游使者持節
浮槎感夢山靈隕泪江花悼然犀之短照耿幽咽於哀
笳霓旌折於窮島鵠首沈於漲沙若乃魚鹽市販之徒

珍怪遠方之客採奇方於儋崖剖明珠於海舶已姑笑
而嬋媛徭戶聞而踵索忽抽刃以剽殺各鳥散而狼籍
至於遷客羈人幽囚妾婦銜悲嶺嶠寄愁林藪影畏含
沙之蟲心繫啼猿之樹朝露泣其寥蕭夕月謁其幽素
然青燐於宿莽弔冤魂之麇聚或風吼而雨嘯涕闌干
以相顧撫單影之不雙嗟遇物之非故邈中土之人兮
夫何為乎此路忽收淚以自疚兮將憔悴兮告誰尼父
發波臣之歎張騫犯織女之機三閭吞恨於魚腹伍胥

流憤於鴟夷彼聖賢不忖乎死生復何有於險巇龍負
舟而按劍蛟爭壁而不迷審至人之髣彿悟哀樂之是
非齊四海於勺水指十洲以為期

大樟賦

吉州官舍旁有廢署亭館既虛古樟獨存榮枯相半
不知幾年顧影婆娑情感斯集為之賦曰

維豫章之都會兮依茂樹以立名生七日而表異兮更
累蘄以長生何喬柯之拂層霄兮寄婆娑於空庭洵魁

壘而耆碩兮頎然如故國之老成旭日澹兮晦時靈飈
發兮清泠驚絕巘之秀峙兮紛蒙龍兮崢嶸影扶搖兮
千仞腹輪囷兮十抱體臃腫以辭繩墨兮節礪砢兮骨
傲卜歲年其莫知兮若根株之天造塊獨處兮旁無人
風夜號兮雨嘯豈不可崇棟而丹楹兮聊樗散以相羊
爛五色兮繡錯凝清液兮芬香涉蕭瑟而不槁兮棲綠
葉兮玄霜苟孤榮之不隕雖憔悴兮何傷歟青陽兮載
旋敷繁英兮峭蒨枝油油以雲垂葉冉冉兮霧散弛巾

帶以命觴陰炎歊而却扇豈日月之改度愕寒暑之頃
變既連蜷兮善下復夭矯兮若游迴衆羽以來巢兮羣
長子孫而鳴啾啾即臬鸞其雜處兮亶道大而能周木
寄生兮成拱芝叢秀兮菌聚寧顏形而瘁貌兮招萬類
以疣附悵亭館之就墟兮歸階基其如故彼息影而坐
憇者間焉如四時之代去悟盛衰之相推兮蘊懣怛而
誰訴生偃蹇兮正直集百靈兮憑依駕飛龍而降雲中
兮森蘭旌兮桂旗聆笙鶴之逸響想羽人之委蛇樂虬

蟠以觀化兮秉素節而不移鄙封爵兮秦松遠宮闕兮
漢柞齊大椿兮春秋悲楊柳兮搖落即苑枯其代嬗兮
若逍遙於廣漠滄海竭而山摧兮愍鄧林之殫殘良託
身兮得所歷斧斤而獨完時開襟而矯首兮閒倚嘯而
盤桓終含貞兮抱朴審大道之所安

南郊賦

伊有國之大事維享祀之是崇矧帝王之踐阼曰受命
於蒼穹溯感生之所自出知皇降之特隆偉哉父天而

母地緬呼喻以上通固明旦之必虔尤嚴格於升中司
天肇於顓頊授時命於姚氏有虞舉郊禘之典夏商異
繇冥之祀易稱殷薦書紀肆類代相祖述姬旦備制圓
丘象乾就陽設位卜日用郊歲維冬至蓋緣父以祭天
乃推祖以作配候葭灰之微轉感生氣之初遂告萬物
之將成因祈穀於來歲司時之帝有五昊天之神則一
事不委諸有司誠必致乎齋栗望柴之牲用特瓦甒之
獻凡七雷以靈龜之鼗鼓奏以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

從風孤竹之管協律所以天神降地祇出會百靈格太
一故掃地而祭以明潔也崇土而丘以示尊也紫壇翠
幄象九霄也陶匏太羹昭素質也大裘素車無敢飾也
齋路寢而聽雞人修祇肅也先十日而戒百官各舉職
也於時元冥司令青陽啟塗微雪滌濯夜皎星疎天雞
初唱絳節宵趨掌次張帷典路驅車

天子乃乘玉輅綴垂旒夾道炳燭司樂導輿飛廉清塵
於三輔啟明發曜於九衢揚和鑾以中節象珮玉而鳴

琚望郊壇以戾止雲連蜷以踟躕氣鬱葱而布濩髣髴
乎神靈之所都集羣公與百辟咸夙夜以瞿瞿森文武
之就列洵秩秩而于于乃燔芳薪進牲幣酌五齊薦蒼
璧饗上帝而配始祖相陟降而為主客日月星辰羅布
若次舍風伯雨師旁分其几席腥熟既陳芬芳疊積鐘
呂互奏磬石戛擊太常審音宗伯執爵調八音之和奏
九成之樂冉冉乎雲車之下臨裊裊兮霓旌之參錯就
丘壇以醉飽紛百靈之相索睇帝座之神光如流星之

灼爍聽鈞天之有無流逸響於寥廓鬱紫烟其靉靄屬
黃氣以旁薄既畢獻而樂闋猶秉圭而顯若爾乃隱列
宿吐朝暾回鑾鏘鏘屬車哼哼祥雲四塞上連天門登
高臺而望南時燔柴之餘靄猶蜿蜒而氤氲念昊天
之有子實一本之尊親怪漢武之濶畧乃三歲而間舉明
禋苟齊沐之稍怠或暴風怒雨以返輪故曰通天之義
報天之禮非徒肅將於俎豆厥惟令德之馨聞懿我
皇之天縱渺睿慮以如神既左經而右史亦講武而修

文恭儉惜露臺之費寬和布泣罪之仁巢有阿閣之鳥
囿有九真之麟躬嘗盥其必與奉烝嘗之孔勤蓋與天
而合德將無瑞而不臻由是祠官夙退史臣授簡拜手
稽首而獻頌曰皇建極服南北薦馨香見天則罷兵革
平反側壽萬齡懼九域重曰謹壇壝集靈祇閭闔開卿
雲蜚命惟新天無私滋黍稷雨暘時於是

天子大悅受釐宣室維惠迪吉顧視弗諼日慎一日

南苑大閱賦

天祚聖德地盡皇輿爰膺玉厯坐撫神區維赫濯於新
命踵幽燕之舊都岱宗位其東藩太行峙其西隅枕居
庸而帶滄海象天闕之辰樞亶建極於垂拱豈耽逸於
康娛然而遊豫徵於夏諺畋魚肇於義易姬文有靈臺
之詩漢武侈甘泉之制蓋將以觀雲物節勞逸振師旅
講武事藉田禽之多獲簡軍實以有備乃有西苑瀛臺
近取禁內樹列千章山稱萬歲俯玉泉之清泠挹西山
之紫翠眷別苑於南海伊密邇於王畿壤連天以曠莽

水浴日以漣漪插崇墉於雲漢清輦道於郊圻睇紅門
之嵒葉想帳殿之參差其陸則塗通九達軫連三輔金
臺扶轂督亢接式碣石遠而來朝翠微近而獻嫵眺平
楚之蒼然樂原田之膴膴其水則滴沸沆瀣澹沲淵泓
桑乾輸派溟渤效靈島湮渚溢風靜波鳴囊括太液餅
揭昆明閃旌旂於河伯動鱗甲於石鯨邈乎若乘槎之
浮銀漢彼哉哂求仙之汎蓬瀛於是菰蒲沉綠菡萏敷
紅鵲鵲翡翠仙鵲賓鴻呼羣鼓翼唼雨鳴風屬玉翔而

上下赤鯉戲而西東雉兔麋麇遊集乎其外虎犀熊兕
騰躍於檻中玉樹蓊鬱佳果連卷張公梨茂朱仲李蕃
葡萄盧橘珠綴火然上林閒居之賦爾雅方物之編窮
侈極異不可殫言時登高而騁目樂四野之芊眠是時
百穀告成八荒賓服西旅貢以厥獒於閭獻其浮玉龍
馬來於大宛象師致於西域

天子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乃詔虞人營虎落乘戎輅載
白旂千騎電發萬乘風馳用三驅以祝網命八校以前

驅竟陵谷以張罽界河海以為陸次飛賁育騁其拳勇
韓盧雕鸞恣其指揮俄摧山而抨石捲四野而合圍氣
吞麋鹿手搯熊羆皆應弦而命中若俯身而拾遺風毛
雨血拈雄併雌由是割鮮殷輪委禽蔽地程校多寡殿
最次第勇怯分明惕威銜惠鳴鏡振旅歸而飲至

天子乃推絳灌之宿將詢旦奭之訏謀尚想頗牧之賢
旁覽孫吳之書敷文德於荒服定勝算於廟謨姬有荆
舒之懲商有鬼方之誅畫策則燭照而數計殲寇則拉

朽而摧枯令嚴則過 王師於社席功成則告

列祖以獻俘然後班張枚馬驚聽駭睹或奏賦於長楊
或歌思於湛露頌擬白狼歌傳朱鷺鏤德銘功垂諸竹素
天子乃所無逸戒禽荒佩虞書九德之盛詠豳風七月
之章眎異姓若赤子以八荒為蕭牆猗允文而允武亦
知柔而知剛將麟遊而鳳至永萬壽其無疆

修禊賦

懿景運之邁古樂聖世之如春履開陽之令序撰季月

之芳辰矧膚功之疊奏忻天氣之方新豫皇情於夏諺
騁帝狩於虞巡於時勾芒司候姑洗應節淑景和柔英
蕤布列都邑競游士女咸悅綺服塞塗華輶接陌或憩
蘭田或戲霸渚駢席雲移攘袖風舉若夫宦遊仙使戚
里豪家尋芳林麓拾翠水涯灑醪決溜浮棗成霞山鳥
窺筵而哢響游魚蹴浪以吹花

皇帝於是佩蒼玉駕青輅騎命渥洼弓戩繁弱解楔柳
泉流觴清洛侍衛續紛旌旂灼爍馭叱山靈歡騰海若

爾乃川原獻瑞雲物開祥黃河穢滌白馬神荆捧劍而
金人出水校射而星鏑穿楊講武則騎從頗牧蜚文則
授簡班揚聞東哲之對而賜金稱善諷右軍之序而觴
咏難忘斯時也雕雲映輦靈飈扇裳移情南澗游目東
堂井桃舒纈苑柳拖黃紫蘭汎景紅藥含芳彩仗徐動
翠幕高張乃集群英命篇章入瑤圃挹天漿緬河曲之
盛集陋溱洧之微茫笑三女之怪誕指八公以徜徉美
宸游於元已擬獻賦於林光既蠲煩而集社亦俗阜而

時康遊豫喧闐於九陌聲靈遙被於八荒

吃賦

元晏先生咀茹百家尚友曩詰窮論殫思倦而假寐若
有見焉董仲舒賈誼劉向馬遷揚雄司馬相如班固張
衡不謀斯集坐定田駢慎到之徒披帷直入不俟咨度
發難騁辨談天炙轂颺馳雲起元晏先生耳不周聆口
不給應於是董賈諸賢談言解紛班張接袂寓辭託諷
相如揚雄矯首卷舌衰如塞聽元晏先生听然曰諸君

子皆不世出之英文辨之士也兩先生獨墨墨豈不足
君所耶竊聞兩先生口吃沈默好著書多博麗之辭盍
請為吃賦馬揚避席固辭交讓揚舉手屬馬曰公雄之
先進也夫何辭相如始受簡含毫有頃而賦曰物無鬱
而不宣人無噤而不言伊辨訥之殊分亶天授之自然
或發聲若洪鐘或大笑如蒼蠅或舉舌如懸河或出口
如不勝乃有非啗非啞藥石罔治產非鳩舌言近侏儻
掀脣頓頰疊韻重詞語未吐而顏頰聲欲急而逾遲駭

中斷而不續且語竟而終疑誦詩則宮徵失諧論事則
賓從匿笑詎三緘之是規將鬱伊而莫告已而賓退體
閒散帶開襟圖書在列清飈在林抽我秘冊操我素琴
沉吟朗詠山高水深牙期傾耳夔曠停音爾乃包羅天
地採擷萬彙作為詞賦筆雕楮繪氣凌雲而若飛才揆
天而不匱言懼而雪谷華敷叙悲而春林霜悴託諷諫
於君王時比物以連類不俟淳于之滑稽何假東方之
遊戲且魯恭苦吃位列漢藩李廣吮口戰稱飛將韓非

說難以悟秦周昌強諫於騎項此皆流聲史冊者也夫
何嗟嗟以吃怏怏揚子雲曰美哉其猶未既也子不見
夫枋榆斥鷃肆飲啄以從容黃鸝百舌獨坐閉乎樊籠
信如簧之階厲哀尚口之必窮懲邦家之傾覆唯佞倖
之是庸吾固知百鳥之嘖嘖不如孤鳳之唳唳且夫風
假物以成籟天垂象而無聲雷出蟄而偶震水潭靜而
灘鳴所積者深厚所發者難名試因蹇而緩言善藏其
短苟難辨而守嘿用寡厥尤艱寒暄於猝遇或工入座

之應酬澀言辭於客座或詳奏對以如流多言生垢維
口啟羞行將謝辯士討遺編馳情象表邈思物先揮斥
堅白艸吾太元千言波委儀秦結氣單辭抉奧義孔比
肩俾言立而行遠冀書成以有待鏘金石以寫心曾嘯
歌之不廢嗟韓周之二美猶逡巡於吾輩彼竊笑而旁
譏埒蟲聲與烏喙愍卿生之何辜橫就烹於游說又何
羨乎嗇夫之喋喋便給哉廣川子曰兩先生之言盛矣
而未免乎夸也夫吐辭成經多寡咸宜吉人罕踈語默

以時吃固非病夸亦奚施乃歌曰讒夫張兮貝錦怨箴
捫舌兮白圭善天與默兮守吾中寧自安夫拙謫時坐
客皆太息而罷元晏先生瞿然寤喟然歎曰偉哉江都
言約而富起而削牘書為吃賦

洗象賦

蓋聞帝德率舞乎鳥獸王風不廢乎觀游匪騁眩目之
樂亶敷咸若之休故麋鹿集乎靈囿虎兕入乎上林重
譯絕阻之塞飛走珍奇之屬莫不梯山航海貢瑞獻琛

皆兼收而並畜使游高而咏深於是林邑交趾慕義內
響匪熊匪羆厥貢馴象其為物也素牙挺柱修鼻垂環
蒼質擬石厚重等山鼻叩地而鼓簧以奏身服教而拜
跪知嫺芻粟潔清頒廩給以有秩居處爽塏列大屋以
重關乃司魏闕乃服大輅朝謁謹時步止合度受詔則
割膚不辭蓄勇而在羣罕鬪固惠養之積年亦馴性之
有素爾乃令屬祝融節苦炎熇馬解鞍而喘汗人揮扇
而煩囂念茲體之龐重非霑汗於一朝聞渡河而徹底

盍試浴以洪濤乃誣吉日弛羈勒出重圍就巨浸鼓吹
旁喧官騎前引其往不疑笑野狐之涉水其行坦步鄙
渴驥之奔泉初憑淺渚或踐澄淵昂首則神蛟鼓浪捲
鼻則長鯨吸川旋蹙盤渦則倒瀾曲注仰沫噴流則飛
雲散霧嗇夫奮帚拂拭容與苟毫末之可浣終不匿乎
泥污於是驚矚駭觀溢郭塞路公卿結轡以來游

至尊回輦而一顧何一物之遭逢濫九重之榮遇若夫
義車將旻去川即涂既捐宿膩彌曜鮮膚霑疑汗血流

賸垂珠被清冷之適體若顧戀於須臾儻洗沐之可數
將何畏乎江湖夫韓盧至健供逐獵以追風虎豹至猛
長搖尾於園中不若爾之馴謹得游放以從容燧尾者
狂奔於戰壘塗泥者受殪於獅子不若爾之安閒樂清
淨以沒齒亂曰奮身荒服兮廁跡天閭佇待駕馭兮霑
灑國恩君方賤貨兮齒不焚身湔腸滌臆兮伺奉至尊
苟馳驅之弗展兮慚尸素兮何言彼騶虞與麒麟兮當
何日兮來郊原

牡丹賦

瀛臺之西太液之渙天作一邱鸞停龍起玉泉遠流燕
山側時

宸遊禁苑實據其趾山呼萬歲園稱百草珍禽翼接異
卉花妥潘岳閒居不能列其名相如上林未遑載其夥
羅羣芳於四時推國花之獨冠既叢植於芝房復駢延
於蘭館信竒葩之可懷萃根株之無算若夫梅英纔落
柳絮將飛東風游煖疊蕊初開盈盈灼灼鬱鬱皚皚千

枝萬朶拂檻翻堦雲殷別苑霞綢高臺白擬玉版赤類
丹砂既真珠之九蕝亦千葉之蓮華壽安潛溪以地異
添色倒暈以種誇品盡洛陽之美數過廬陵之譜勝玉
樹之菁蔥豈人間之所睹

天子乃佩蒼玉幸離宮移步輦就芳叢翠華旖旎周覽
肅雍或紺蕊扶疎獨號朝天之紫或露苞灼爍名擅御
袍之紅或臨風昂首晨露未晞若向榮而吐氣聳翔步
於金闥或回飈側景朝雨方滋若承恩而既醉還霑灑

於朝衣列樹爭妍若六宮之奉顏色異彩繽紛又若冠
裳之來萬國爾其修廊回幔日暖烟含青陽斜映綠暗
紅酣於斯時也天顏一笑萬卉咸歡香吹合殿色射青
山杜鵑屈膝桃李無言錦雞失艷南威喪妍時則授簡
侍從淵雲之彥賞花賦詩飛英濡翰亦有重臣出使遠
人朝見引入禁林恩霑芳宴剪插玉壺則婆婆几硯折
賜宮僚則寵光繾綣元輿之賦告成香山之詩稱善陋
李迪之留守煩驛送於長安笑沉香之亭子惟昵情於

婉孌雖松有大夫之號蘭為王者之香拒霜有美人之
面秋菊為隱者之糧芙蕖澤處而淖約將離質弱而傍
徨莫不低眉却步遜謝頽頽臣拜手稽首為之歌曰處
艷兮不治含芳兮不誇不與時競兮大肆其華豈遺世
兮獨立欲並美兮不可得舒大文於東皇兮攬春暉兮
何極

菊賦

猗山澤之靈卉稟天地之清剛森抱潔以標素亶含貞

而為章葉沃若以散霧枝翹翹其待霜慙百艸之搖落
歲崢嶸而獨芳雖狼藉於槿籬將憔悴而何傷豈東華
之不我告厲晚節以慨慷匪背暄以昧時固淑性之有
常紛雜影以陸離受金精而黃裳乘少皞之司令秉正
色於中央遂回秋以成春詎姚氏之可王爾乃清飈疊
薦白露旋霄燕翔北翼鴻賓南景川原澄肅風日淒緊
嶺桂告徂湘蘭泣冷肆騁寒葩載吐蒨穎霑瀼瀼其若
飴飄颻颻以逾挺或敷浚谷或冒澄潭灌根天池滋族

嵩嵐侶朝霞兮照耀與雲木兮相叅喟芙蓉之凋歇悲
楓樹於江南若乃辭宿莽登廣廈蔭山房凌水榭去故
土而從遷迎沍寒而不謝蛺蝶莫由睨其旁蟄蟲不敢
侵其下於是詞匠勞人曠懷高寄落英晨餐延目心醉
收囊用枕紉華充佩肇獨賞於靈均張五美於鍾會亦
有逸客勝流采芳滿手冒零雨以幽尋坐東籬而汎酒
見南山之悠然忻歲月之無負或命之幽人或招為端
友或升於丹陛或植於靈囿當上林之滌若揚麗綺於

獨後歡既醉而作歌春相遺以介壽謂凋齡之可扶藉
紫莖而黃耆懿魏文之賜書尚芬傳於人口爾其應重
九之令候乃抱一以便媚伴絳囊之高會簪欹帽於風
簷刀圭收以祛疾甘谷飲而長年宋孺子因之羽化周
少夫吞之飛仙侈前賢之賦頌疊稗官之軼編茱萸黯
其減色秋蘭亞其比肩洵有美而必彰非爭妍而取憐
藐拒霜如吹簫又奚問夫落葉與哀蟬悟萬脆之必道
羌獨守夫貞堅同後雕於松栢聊嘯傲兮忘言

學餘堂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二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志譜序

袁州府志序

傳曰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思思則善心生於是知瘠
土之易為理也江西郡十三袁稱瘠焉川谷僻邃巖石
廉利其巉峻磊砢之氣小人得之為愿樸君子得之為

介特其發為文辭則又多高寒幽峭之音鄭守愚之遺風猶有存者近代黃太常抗節犯難精誠動天地其後士大夫多厲廉耻尚節烈至今未墜民間閭巷無紃綺皆安儉守簡淡然而易足固知瘠土之民多善也然畊作弗力徒手召佃山谷麻枲之利讓之閩越之流民而土人不有予又嘗惜其儉而未勤也使之力穡重農棄師巫而崇禮義庶幾稱治而非上有休息之政無以安瘠壤之民益地逼長沙逋民客戶易亂難靜考諸往牒

江楚有事袁必先受兵故明初設重衛以鎮之籍軍視他衛獨倍懲已事也賦重糧浮積累幾三百年賴今

天子一旦減除德意洋溢一二賢長吏又與之釋負息肩民稍安集吾冀後之人其毋或擾吾民也夫天屬之愛莫甚父子有寢人焉不克衣食厥子曰撻而索其養鮮不離矣况吏民乎吏實牧民若之何弗思也夫鑑水知貌鑑古知政郡故有志殘缺漶漫順治丙申前守吳泰巖補刻新志一冊文采斐然患其析未合軼未全也

告郡大夫李煥章率其邑長摻集屬友人博洽者合校
為是編於乎志亦史也利病必詳好惡毋作浮華弗撫
亦猶良史之遺也初浮糧告蠲之役事下部議患無所
依據賴前守持郡志白部事遂定於乎後之吏茲土者
綜古核今其必曰某事便民某事厲吾民其尚知所從
事哉書凡若干卷始自康熙甲辰迄丁未秋乃成

重修臨江府志序

施子有述職之役臨江府志屬草甫定請為序予謝曰

志蓋非予作也夫為政在力行不貴多言苟得樹尺寸
澤被一方即椎鈍少文何病焉惡在其以文章飾吏治
也然史乘圖志之書所以紀事而載道也故文獻不可
以無徵也順治辛丑秋予分守湖西徵臨江府志自隆
慶以來闕焉時歲饑民勞與郡邑諸大夫合志休息數
年民稍寧處既新學舍繕城郭百廢粗理始議修郡志
請於巡撫中丞董公報可會予驅車入賀道病輒心掉
簿領之外不暇治他書然竊謂國家肇興混一車書

天下郡國志所在修輯臨江故文獻地自宋劉孔諸君子以還名臣碩儒相望簡牒比者闕載籍將百年其吏於茲生於斯者豈繁乏人而父老不能舉其名碑碣不足詳其績上之良法美政下及貞士節媛寢就湮滅不可勝數是用滋懼夫廢前人之盛美遏潛德之幽光略因草損益之制度無所徵述皆後起者之責也用是咨於郡大夫王君通告邑長及薦紳博士弟子網羅編次歲餘始草具其事又屬友人高子阮懷為任筆削先是

隆慶志成於太守管君大勲從事者則郡人比部劉君松也其筆簡嚴多軼漏茲因其義例而摭摭加詳文詞略備遠無徵及見在者概不立傳以闕疑遠嫌也至於賦役綜覈則專屬之清江令屈君余病未周覽聊藉手告成事焉志蓋非予作也古者三年報政取民間風俗以觀政治得失予監司茲土六年矣月吉讀法申命再四間與賢士大夫講學考業以磨切俊良雖勞不敢輟而風俗之移易何如哉頃歲復水旱寒燠違時民惴惴

供億不給予又以奉裁去拊其疾苦予以煦育是專賴
乎司牧之君子書之以志吾憾也康熙丁未仲秋月朔
日記

新泰志序

太史公自叙及列傳推論古作者並稱窮愁著書垂文
以自表見然則著書者頗賴不得志者之所為也苟有
吏事之責簿書之煩則其勢有所難兼夫為吏之難至
今日極矣錢穀訟獄盜賊逋逃軍興期會之役一人之

身而考成之目以數十計缺一焉皆足以曠官而論罷
於是疲精耗神思慮煩其中耳目亂其外以庶幾奉職
救過至於史乘文獻之林非獨不能作也寓目瀏覽者
亦十不得一焉楊令君之為新泰也若行所無事而百
務具舉士民安之已而詢父老討掌故俯視濮水思師
曠之賞音仰眺宮山弔漢武之遺跡見山高而水長慨
然思高堂生羊叔子竹溪六逸之流風餘韻庶幾遇之
而邑乘缺有間矣乃謂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其曷可不

志徵文考獻與邑教諭舉人牟适廣摭約取舊分十卷者定為六卷凡星堦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貨災祥藝文之類燎若指掌雖古之窮愁著書者其精析無以加焉先楊君而令者為今東郡太守盧君好古修廢不遺餘力其事犂然見於篇而楊君博雅能詩宜其才長力裕考鏡於古今得失之林也若楊君者可謂知所從事矣

廬陵縣志序

急吏事則專簿領懷古學則詢簡牒二者嘗相妨而不
相併而賢者兼之裕如收文獻於放軼之後讀詩書於
案牘之餘人謂不急我獨卒圖將以鑒往跡昭來訓胥
於是乎有取也廬陵於古為郡於今為吉州巖邑蓋歐
陽公文信國兩先生之鄉而河南兩程夫子數過其地
明又宰之以王文成風澤政教涵漬漸摩蔚為大賢雲
集霧合予視事之暇講學青原白鷺間得三祀舊志求
所謂卓然三不朽者考定姓氏嚴恪俎豆未嘗不踈踊

嚮歎尚友其為人問之郡縣則志乘不備殘於古而闕於今者多矣吉故連虔南交閩粵處戰爭之地數罹兵禍廬舍煨燼荒城殘市或求尺籍不可得極盛而衰蓋至此也近者巡按侍御許公嘗有郡志之役矣其時侍御將去太守李君分曹掇輯期竣旬月未免駁漏而廬陵故無縣志也于君慧男來受事則以為請予益心難之其人物多則難區分其事跡多則難綜覈其文辭多則難網羅者舊零瘁是非參錯則難論定費重帙繁則

難剗劖與校讎往見萬厯間吉安舊志為王公承槐劉
公元卿兩先生所修其人理學夙儒義例不苟則以復
于君盍踵其例而增益分郡為縣用力差易會予奉裁
去官既歲餘而廬陵志成屬序蓋擇其邑之賢有文者
宋子蕭子輩為之編輯而于君綜其成發潛拾遺彙為
大冊可謂勤矣于君之尊甫司直先生閱覽好古嘗刻
金石錄帝京景物略傳之四遠而慧男世其家學喜為
故舊表章遺書其在縣修學宮葺書院請蠲粵鹽之累

吉者民用稍蘇蓋其留意於文章政事非獨一縣志也予嘉其不辭難也因其請而并及之

安福縣志序

縣志蓋一國之書其眎史差易者三而其陋有五夫書約則易殫地狹則易稽人近則易辨然史之為書掌之太史修之異代善惡錯陳褒議互見書成既奏流播方寓天子不遑匿其過舉子孫不能諱其祖父其中雖間有得失猶為近核若夫郡邑志乘官非左董義爽筆削

頌長吏則諛傳先達則誇紀名勝則傳會撫文詞則浮
蕪分星野考沿革則淆混書取速成事多踳駁甚且論
符衆口一人矯喙板藏邑庫改竄潛加官吏不能校其
非士大夫不盡覩其籍遷延日久遂成掌故余嘗極論
志書謂不如國史足信者蓋以此也自非有道而能文
周咨獨斷平心折衷其是非鮮不謬於聖賢然可藏之
於家未可以示國人何者愛憎蠱起而牽制之患多也
則擇人善任不得不歸賢有司安福縣舊無志有之自

今中州焦令君始然其書固非一時忤創無所按據者也明武宗朝布衣張子松以理學著有安成叢錄鄒文莊嘗為之序神宗時劉徵君元卿又著福乘藏稿二君所謂有道而能文是非不謬者也藏之既久人無異詞今踵而增之遂成縣志又有邑薦紳王謹山司諭鄧五峙明經朱昭遠及文學諸子各任蒐討義無浮濫予以著安成山川風物之美張巨公名卿理學貞孝士女之盛使後之聞者希風景軌於斯為烈一國之志而不悖

史之義者其庶幾乎予不及寓目卒業而焦君屬序再
四夫安福昔處物力充物文獻輻輳之時邑令闕然無
成書今乃成之於難為之日夫豈碌碌簿領之吏所可
望歟

廬山志序

志山水者類稱山記而約有二端揅覽巖壑形勝及人
物往蹟是紀事也討據簡冊摹索崖碑以廣舊聞是徵
文也事易湮漏文易踵增好事者畧古而崇今徇勢以

取悅捃摭雖富君子難言之廬山見禹貢曰敷淺原上有禹書六字是為廬山文字之祖太史公南遊登之無所紀述晉始有惠遠作詩迄唐太白諸公而盛然淵明近在柴桑醉臥行遊詩中無廬山一字以今眎之古人為儉於才矣西昌前輩蕭伯玉常病近志蕪穢獨喜桑子木廬山紀事謂遺文散失如周景式張僧鑒陳舜俞馬玕諸記戴師愈廬山文物列傳孫季藩廬阜紀遊等書皆恨不得見而所言桑氏紀事余購之亦不可得間

泊星渚畧尋瀑布三疊五老之勝嘆望久之會吾友李
子鏡月與其友閔子賓連至南浦將從事匡廬予告以
所憾曰盍為山志夫志有三難於山窮遊覽於文稽往
牒於人絕徇濫三者得而志可立就也李子去三年而
書成蓋本之桑氏廬山紀事桑以侍御直言謫江州輯
為此書觀其自叙亦以不見諸書未窮遊覽為闕事夫
鄴道元注水經雖與其書相發而其注可孤行今李子
以桑書為本而窮探博覽目涉羣籍又出入往還於崩

雲墜石之間凡僧廬巖窟斷文牘語選擇其可存者手
摹日記可謂勤且難矣使後有讀其書者入此山歷歷
如見所舊游而學使吳公嘗以校士之餘徘徊白鹿洞
嘆息懷古又亟賞此志而刻之皆可書也桑侍御廣陵
人今李子亦廣陵之興化人云

嵩山志序

平生五嶽之遊益得嵩山而有其二焉始視學齊魯登
泰岱嘗為岱志再易其藁書成而秩滿不及刻以去今

遊嵩山登封長葉君慕廬方脩輯嵩志屬為序夫嵩山以峰名者太室二十有四少室三十有六今可得而指數者纔數峰耳漢唐宋封禪轍跡相尋壇時宮觀窮極土木銘金饒石以垂示無窮今漠然為榛壤無復瓦礫賸碑殘碣百無二三登封故山縣風尚質簡士大夫不好遊樵牧之人無所記述向微舊志則所謂某某峰者其名亦已亡矣故竹素之壽不及金石萬一迨被兵火改陵谷往往金石銷隕竹素猶存則是志不可闕也夫

山志有三難前人碑篆多埋土蘚虎穴間吏士足跡所
不至又斷剝多闕文摹錄者以意傳會或棄取失重輕
又不載撰文年月率難核考其詩文濫登近作動苦蕪
陋余序廬山志論之詳矣昔傅君元鼎令登封作嵩書
十三篇近者鄉先生焦君汝將有嵩高志捃拾既富葉
君又出私錢命工窮搜石記徧搨以備甄采余杖屐所
到君輒問何碑善數舉以對所賞畧同因相眎而笑君
以名進士理延平有名績改尹是邑與民息肩無餘事

日把卷望二室長嘯其舊著詩文皆行於世知所輯必良書故不待其志成而預為序之雖然願君亟成之毋留予向者岱志之憾也

青原山志序

山經海志合九州內外為一書其言不煩今窮山浚谷為佛老精舍之稍著者尺寸而志之游人詞客之言皆在焉間取視之不能終卷以其罕所采擇無與於大道也青原之為山起平壤回岡相抱肩鑰層深自七祖卓

錫迄於今稱祖庭與曹溪埒前十餘年笑峰禪師始創
為山志屬草未竟其徒因而增輯然唐以前名人罕至
者顏魯公黃山谷胡忠簡諸賢始有題咏其餘紀載頗
放逸自明至今作者遂多余嘗芟其十一病未卒業會
藥公來主是山故以歸之公出其餘力搜括巖穴網羅
舊聞以紀形勝則周傳古德則核列詩紀文辭則詳以
雅而又以此地為先儒講學之所祠館雖荒俎豆故在
為萃其語畧并錄之合為青原山志其先後編校相助

有成者則陳伯璣宗商玉郭入同諸子之力與焉或猶以書籍散亡蒐討未備余謂存其大者則小者可畧也夫君子之樂山水非徒以資遊覽也樂公之志是也寧惟誇詡山靈已哉一卷之石烏知其非泰山一勺之水烏知其非滄海其能悠然曠然有得於山水之外者有乎哉若猶未也是所謂自崖而返者也

閭阜山志序

官臨江數年益日與閭阜山相望也既繫於官求登矚

之暇不可得則求其山川草木之志一觀之以釋吾懷
庶幾乎臥而游焉於是得閭阜山注二卷東吳俞策所
集也漫漶謠漏至不可通曉以南州陳子公霖家多藏
書屬為校讎而予稍拮定更名閭阜山志叙曰古者有
道而無仙歐陽子之言也其說甚正莊列之徒始言乘
雲上仙事而葛稚川作列仙傳得九十二人豈所謂無
其事詭其名者邪王方平降蔡經家多著神異比舍有
陳氏者欲從執役學仙方平立而視之謂其心邪不正

未可教以仙道抱朴子曰求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
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然則神仙之事
與聖賢之學盖亦有相近者後世方技家乃徒侈言黃
白以求大藥不亦愚乎臨江東有閭阜西有玉笥皆道
書所稱名山為靈異所棲而閭阜尤盛相傳葛仙翁學
道冲舉處宋時宮觀道院至千餘間朱考亭周平園嘗
來遊賦詩今荒榛茂草丹井故在即而求之其亦有餐
霞馭風之人潛游其中而不見知於世者邪

蕭縣顓孫氏族譜序

氏族所從來久古神明之胄聖哲蔚生其後或氏以官
以國地遷代遠寢失厥初攷載籍所傳仁人賢士不數
葉而微絕者不勝紀鄒魯之間故聖賢之都會也予嘗
視學東魯求其子孫孔顏而外曾孟僅十數人他無在
諸生籍中史記弟子列傳七十二子之徒不見書傳者
四十有二人其苗裔之盛衰有無與散在他國皆不可
知也嗟乎以彼文學性成又得孔子為之師稱高弟子

而卒不詳其言行不辨其氏族子孫蓋保世滋大若是之難也間過徐泗之交其子姓蕃者莫如仲氏蓋子路之後也其次則蕭縣閔氏顓孫氏史稱顓孫氏子張陳人也而其墓在蕭縣今蕭人顓孫君佐聖為峽江令問其祖則先賢子張且謂子張年十四從尼父往來鄒魯家於蕭子國即今蕭縣也墓在堀坊村唐宋累封陳國公嘗置博士世官今專祠尚存子孫守之六十四世矣所藏象志遺書佐願以視事之餘補輯殘燬丐公叙之

予謂先賢之名德依於孔氏如日月在天不可掩滅且不以子孫重于譜牒何有焉然慎守先籍亦所以昭繼述也檀弓不云乎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倣無告是顓孫氏之行也然子張之問孔子見於魯論者數矣其意多喜聞達尚高遠孔子悉告以反躬篤實之學盖不難在聞達以無尤悔為難也子既才而祿矣施之盤錯無不當意其尚勗爾宗人懋爾嘉言懿行以光厥先緒謹受簡以書俾藏之世世

水陽河西李氏族譜序

邑水陽李氏族譜成李君元愷茂之載其書以示施子
益取元至正明嘉靖舊本釐定之從事斯役者茂之偕
其兄元叔及元白輩皆賢有勞任而屬張徵君芑山為
筆削君子陳書而攷其義益重有取焉夫譜以明系重
吾親所自出也親所自出雖微必溯非親所自出雖貴
不援狄武襄不附梁公後識者躋之李氏舊譜引盤谷
李愿為西平郡王晟公子今辨其非是斷自龍溪公始

則本系以近而明親親之至也龍溪公肇居河以西抱德終隱厥用弗彰為傳其生平及昆弟後裔之賢者並采軼事羅舊聞用以發抒潛德俾後人有所嘆興尚賢之義也他若詳世牒述家訓嚴繼立之條講惇睦之道其起例也簡而該其褒賢抑不肖也微而顯其為大小傳記也質而不蕪是可譜矣今世士大夫喜稱大家謂其世遠族蕃且貴也余聞之先人曰世家易大家難俗所謂世家者或位公卿世累纓笏相繼然而公卿貴人

咄嗟立盡高門巍閣吾見其生荆棘穴狐兔也甚且墮
其家聲為先人僂族雖大無取焉若夫戶詩書而家禮
讓崇本尚實孝弟力田族不必皆賢而嚮善者衆有弗
類者恥之讓之其賢者慕而頌且效之貴至將相而不
驕因為匹夫而不諂保世亢宗以無失墜是之謂大家
非僅僅富貴者比故稱難也是言也先君子嘗舉以告
族人閏章為兒時心識之近見廬陵王塘南先生序其
家乘亦述先儒之言曰子孫才族將大夫族之大繫於

子孫之才譬猶榱桷杞梓之材雖在拱把已卜其干雲蔽日矣否則枳棘塞塗凶足算也蓋族蕃則善人常少而不肖者多不肖者多則善人寡黨而教有不行吾虞夫族大之難言也今李氏昌自龍溪公世有隱德上之稱詩而述禮次之敦本以息業其父兄子弟多引繩墨厲廉恥又有耆碩如茂之不言而躬行李氏之相成以善者日有進也族之大將於是乎在茂之色動起謝曰是不獨揚先德也其可志簡冊以啟我後人遂請書為

序

螺川章氏譜序

往子聞萬厯中九龍陳先生倡學宛陵從者輒數百人
是時螺川章氏德操伯輔仲輔諸君子皆從其游而先
大父中明公與仲輔尤善往來講學章氏聚族瞻聽蒸
蒸然多善類一時宛陵推螺川有鄒魯風予稽其先世
相傳出姜姓國於鄆以國為氏其源殆不可考而開國
忠憲公仔鈞大顯於唐族甲閩浦城其後文通公令吾

宣遂家於宣之北郭在宋貴顯多名人著聲實天子數
降敕褒美而徙居螺川則自國華公始以螺川負山帶
河故耕漁地可永久也今歷四百餘祀族益蕃滋衣冠
之胄相望蓋章氏之明德遠矣史稱忠憲公用兵時有
二將得罪當死夫人練氏俾亡去後二將還攻建州將
屠城授夫人旂免其家夫人報曰君幸念舊德乞全此
城即不聽請先衆死義不忍獨生二將感泣城獲全其
後忠憲公十五子顯者八人皆夫人出夫脫二將於垂

死之地而卒不惜一家之死全建州一城之衆忠憲夫
人之德厚矣其世居浦城者無論予過會稽道墟章氏
稱撫仕者接跡問其祖則忠憲他如雲溪及吾邑崑山
寒亭草湖所在多章姓亦無不祖忠憲者豈其支裔散
處使然與土之沃者生必蕃源之深者流必長章氏之
明德遠矣宜其子孫殷庶貴盛蔓衍至不可殫極矣今
螺川自明以來雖不多顯者而詩書理學之風繩繩不
替益無愧其先世者吾友章子聖修行誼篤謹仲輔先

生子也以予習其家世能不言故出其譜牒使予序而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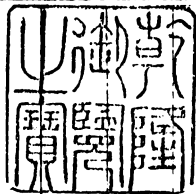
斗山楊氏族譜序

余嘗作老癡楊先生傳其畧蓋得之楊君仲建仲建家黃池舟上下必道其廬至則相索久游而不厭聞其五世祖曰宗信嘗以千金置橋橫崗鄉人傳稱之而其伯父儒父伋皆嘗與先大父同問學于陳九龍先生之門以是余兩家交最舊因得盡徵其先世楊氏之先蓋家

陝有自陝而廬州者世為合肥人宋靖康間高宗南渡
避亂於宣城之北境遂家於宣可紀者自曾六翁始其
子遷斗山又遷花橋數傳而有宗仁宗義宗禮宗智宗
信凡五人用儒學敦孝友五人者有子十二人其能詩
而著者曰實曰貞實號竹屋其詩不多示人貞則與莊
杲定山左輔廷弼諸公游好詩傳於世所稱老癡先生
者也自老癡以上同居六世至是而蕃始析產以其始
盛於五人也至今謂之五房而傳其孝友不墜積學有

稱者多以明經薦晉寧知州緒廣平通判綸皆廉惠以
名其官賢而厄於卑位者曰謙曰迪以教為職能置學
田育貧士其以孝特著者曰級居母憂廬墓三年為時
嗟咏至於婦女節烈或殉夫而死或無子而守或未字
而貞不可勝數施子曰善乎楊氏之教其家也仕宦稍
疎而文學俊良子孫相屬蓋上世氏族稱才子若干人
不惟其官故賢者用顯晉唐以來競重富貴侈閭閻非
顯而在位及與名公卿游則雖有碩德茂才往往湮沒

此布衣隱君子之所為罕聞也行能克修於家聲譽或
不出諸閭可不惜哉然關西楊氏四世三公清德名當
世極盛矣禍患相尋間多不免故或公卿而傾殆或被
褐抱書而保世永存君子亦為其可繼者耳矣楊故有
舊譜以老癡攜至金陵適罹火厄今自曾六翁始者志
慎志信也仲建屢述其先德余嘉其意可為勸故叙之
詳焉



學餘堂文集卷二